

外,其余的甬长比铎间增加6%~18%;钮钟的钮高与铎间的比值随钟体的增大而减小43%~41%。

6.编钟的中长与铎长之比基本相同。

7.属于矩形黄金分割类乐器的编钟,遵循造型的美学艺术准则。

综上所述,曾侯乙编钟的尺度、音响及造型比《考工记》所载更精细奥妙。其原因是,《考工记》的年代当在鲁文、宣之前(公元前627~592年)<sup>①</sup>,比曾侯乙编钟(为楚惠王56年,公元前433年)约早170年<sup>②</sup>,是不可能将后来编钟的精湛技艺记录下来的缘故。因此,我们对编钟的研究并未结束,其形状的差异和造型美学等也有待进一步认识和评价。

注释:

①戴念祖:《中国编钟的过去和现在的研究》,《中国科技史料》,第5卷(1984)第1期第41页。

②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,《文物》,7(1979)第1页。

③华觉明、贾明福:《先秦编钟设计制作的探讨》,《自然科学史研究》,2(1)(1983)第77页。

④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,《文物》,7(1979)第2页。

⑤张文恒: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》,南京大学出版社,1988,第198页,第219页,第224页。

⑥董楚平:《吴越文化新探》,浙江人民出版社,1988,第117~118页。

⑦《古代文化专题史话》,中华书局,1987,第11页。

⑧朱熹注《周易本义》,武汉市古籍书店影印本,第70页。

⑨《辞海》(缩印本),1979年版,上海辞书出版社第2057页。

⑩李加宁:《民族乐器的美学艺术初探》,《中国音乐》,4(1989),第33页。

⑪刘洪涛:《考工记》不是齐国官书,《自然科学史研究》,3(4)(1984),第364页。

⑫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,《文物》,7(1979),第13页。

# 中国出土的史前及 商代乐器

(续)

方建军

## 二、吹管乐器

### (一) 陶号角

陶号角是一种原始吹奏乐器,在山东、河南、陕西有所发现,皆为新石器时代的实物。如陕西华县井家堡所出一件,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,它用泥质灰陶以泥条盘筑法制成。其形似牛角,通长42厘米,吹口内径1.8厘米,出音口内径7.4~7.6厘米,壁厚0.8~1厘米左右(图七)。



图七 陕西华县井家堡出土陶号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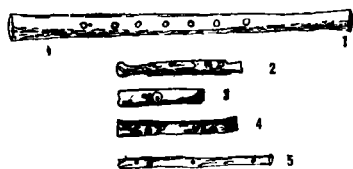
从这件陶号角的形制看,它当为竖吹号角。从其形似牛角可以推知,在陶制号角产生之前,应存在用兽角制成的号角。

井家堡发现的这件陶号角,吹口较小,经试奏尚可吹出音响,且音量很大。以民族学材料来比较,陶号角在当时可能主要被用作信号器具。

### (二) 骨笛(哨)

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墓葬曾出土距今约八千年的骨笛,是目前所知笛类乐器的最早实例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和第三文化层共出骨笛(哨)48支,时代属河姆渡早期,距今约七千年。

这两处发现的骨笛（哨），可以大体分成两种类型。一种是开管，管端、管尾均开口，笛孔（指吹孔和按孔）基本沿直线开设，孔数1—8个不等。如贾湖骨笛和河姆渡骨笛中的47支均属此式（图八，1、3、4、5）。另一种是管中空，无笛孔，腔内插一肢骨，实即形成闭管。此仅河姆渡出土一例（图八，2）。



图八 舞阳贾湖和余姚河姆渡出土骨笛  
1. 贾湖出土 (M282: 20)；2. 河姆渡出土 (T<sub>3</sub>: ④: 54)；3. 河姆渡出土 (T<sub>1</sub>: ④: 20)；4. 河姆渡出土 (T<sub>2</sub>: ④: 35)；5. 河姆渡出土 (T<sub>2</sub>: ④: 22)。

舞阳贾湖所出骨笛，在按孔之间刻有等分符号，其演奏方法是斜竖吹。河姆渡出土的骨笛（哨），有两种奏法：一种是竖吹，图八之2即属这种奏法，它是以一手拉管内肢骨来改变管内气柱长度；另一种是横吹，如图八之4即是，可设一孔为按孔，另一孔为吹孔，奏时且以一拇指堵住管口加以控制而发音，这与我国景颇族之“吐良”和今之口笛奏法相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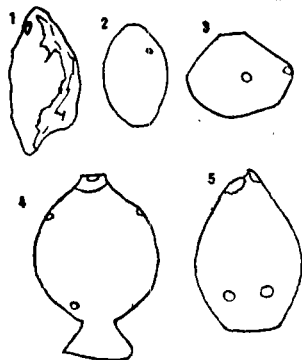
### （三）埙

史前时期的埙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区均有发现。这时的埙均为陶制品，其类型可大体分为四种，即：圆腹型、折腹型、直腹型和扁腹型（图九1—4）。

仰韶文化时期，埙的形制不甚规整，按孔在两个以内；龙山文化时期，埙的形制渐趋规整，有的表面磨光，按孔仍为两个。

部分史前时期的埙已有初步的测音结果可以参考，例如：

西安半坡 P<sub>4736</sub>——F<sub>6</sub><sup>+42</sup>，A<sub>6</sub><sup>b-20</sup>；



图九 史前时期的埙

1. 西安半坡出土 (P<sub>4736</sub>)；2. 郑州大河村出土 (H40: 1)；3. 商洛紫荆出土；4. 玉门火烧沟出土；5. 辉县琉璃阁出土。

山西太原荆村埙——E<sub>5</sub>，B<sub>5</sub>，D<sub>6</sub>；

山西太原义井村埙——E<sub>5</sub>，G<sub>5</sub>，A<sub>6</sub>；

河南尉氏桐刘埙——A<sub>4</sub><sup>-</sup>，C<sub>5</sub><sup>#-</sup>，E<sub>5</sub>。

从这些音响材料看，史前期埙的音列结构未超过三声，音列中，邻音为小三度关系者较常见，其次为大三度、纯五度和大二度。

商代的埙也发现不少。在中原地区，商埙按商代早、中、晚三期呈序列出土，并分别形成二里头、二里岗和殷墟三个中心地带。在长江流域地区，商埙所见较少。

商晚期，埙的形制已规范化，均为五按孔、圆腹平底式（图九，5）。这时埙开始出现模制，埙体外表磨光或有纹饰、铭文。

由已公布的测音材料可知：早商埙的发音都是二声，有纯四度音程关系的，如郑州铭功路埙即是；有小三度音程关系的，如郑州杳晃王村埙即是。商代中期，埙发展到三个按孔，当具备四声音列结构。商晚期埙可发出十一个连续升高的半音，其音阶调式有若干种。不过，从商晚期编磬、编铙的音列结构在三声、四声之内衡量，晚商埙实际常用的音阶恐怕也应是四声、或多至五声。

（全文完）